

儒門事親

五

河間三消論

足立

中書

馬來館



儒門事親卷之十三

劉河間先生三消論

因在前此書未傳於世恐為沉沒故刊而行之

備加本作韜

如本与字无

易言天地自太虛至黃泉有六位內經言人之身自頭至足亦有六位今余又言人胸腹之間自肺至腎又有六位人與天地造化五行同上爐備知彼則知此矣故立天之氣曰金與火立地之氣曰土與水立人之氣曰風與火故金與火合則熱而清水土合則濕而寒風火合則溫而炎人胸腹之間亦猶是也肺最在上為金主燥清心次為君火主熱肝又次之為風木主溫膽又次之為相火主極熱脾又次之為濕

土主涼腎又次之黃泉爲寒水主寒故心肺象天脾
腎象地肝膽象人不_レ知此者不可與論人之病矣夫
土爲萬物之本水爲萬物之元水土合德以陰居陰
同處乎下以立地爲氣萬物根於地是故水土濕寒
若燥熱陽實則地之氣不立萬物之根索澤而枝葉
枯矣五常政大論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是爲動物
根本在於中也根本者脾胃腎也食入胃則脾爲布
化氣味榮養五藏百骸故酸入肝而養筋膜苦入心
而養血脈甘入脾而養肌肉辛入肺而養皮毛鹹入
腎而養骨髓五氣亦然故清養肺熱養心溫養肝濕

胃如本
作脾

据素問胃乃
當作乃得
又同脾作氣

養脾寒養腎也凡此五味五氣太過則病不及亦病
惟平則常安矣故六節藏象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腸
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
生是其理也又太陰陽明論云脾病而四肢不用者
何也岐伯曰四肢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
脾胃乃稟也今脾病不能為胃行其津液不得稟水
穀氣脾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
不用焉帝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
央常以四時長四臟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
也脾藏者常着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

素問无獨於二字

全足字无

全以益二字作於一字

全衰上有益字

外當作舛

故上下至頭足不得獨主於時也帝曰脾與胃以膜
相連爾而能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
也其脉貫胃屬脾絡盛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足
陽明者表也五臟六腑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
臟腑各因其經而受氣以益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
四肢不得稟水穀氣日以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皆
無氣以生故不用焉不用者謂不能爲之運用也由
是觀之則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皆稟受於脾胃行其
津液相與濡潤滋養矣後之醫者欲以燥熱之劑以
養脾胃滋土之氣不亦外乎況消渴之病者本濕寒

之陰氣極衰燥熱之陽氣太甚更服燥熱之藥則脾胃之氣竭矣叔世不分五運六氣之虛實而一槩言熱爲實而虛爲寒彼但知心火陽熱一氣之虛實而非臟腑六氣之虛實也蓋肺本清虛則溫心本熱虛則寒肝本溫虛則清脾本濕虛則燥腎本寒虛則熱假若胃冷爲虛者乃胃中陰水寒氣實甚而陽火熱氣衰虛也非胃土濕氣之本衰故當溫補胃中陽火之衰退其陰水寒氣之甚又如胃熱爲實者乃胃中陽火實而陰水虛也故當以寒藥瀉胃中之實火而養其虛水然此皆補瀉胃中虛熱水火所乘之邪非

胃爲濕者之本其餘例同法夫補瀉脾胃濕土之水
氣者潤其濕者是補濕燥其濕者是瀉濕土本濕故
也凡臟腑諸氣不必腎水獨當寒心火獨當熱要知
每臟每腑諸氣和同宣而平之可也故余嘗謂五常
之道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孤陰不長獨陽不成但有
一物皆備五行通相濟養是謂和平交互克伐是謂
衰興變亂失常患害由行故水少火多爲陽實陰虛
而病熱也水多火少爲陰實陽虛而病寒也其爲治
者瀉實補虛以平爲期而已矣故治消渴者補腎水
陰寒之虛而瀉心火陽熱之實除腸胃燥熱之甚濟

饑
加本作渴

身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結津液生而不枯氣血
利而不溢則病日已矣况消渴者本因飲食服餌失
宜腸胃乾涸而氣液不得宣平或耗亂精神過違其
度或因大病陰氣損而血液衰虛陽氣悍而燥熱鬱
甚之所成也故濟衆云三消渴者皆由久嗜鹹物恣
食炙博飲酒過度亦有年少服金石丸散積久石熱
結于胸中下焦虛熱血氣不能制石執燥甚於胃故
渴而引飲若飲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若飲食
多而不甚饑小便數而漸瘦者名曰消中若渴而飲
水不絕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腎消如此三

消者其燥熱一也。但有微甚耳。余聞世之方多一方而通治二消渴者。以其善消水穀而喜渴也。然叔世論消渴者多。不知本其言。消渴者上實熱而下虛冷。上熱故煩渴多飲。下寒故小便多出。本因下部腎水虛而不能制其上焦心火。故上實熱而下虛冷。又曰。水數一爲物之本。五行之先。故腎水者人之本命之元。不可使之衰弱。根本不堅則枝葉不茂。元氣不固則形體不榮。消渴病者下部腎水極冷。若更服寒藥則元氣轉虛。而下部腎水轉衰。則上焦心火亢甚而難治也。但以暖藥補養元氣。若下部腎水得實而勝。

退上焦火則自然渴止小便如常而病愈也若此之
言正與神景相反所以巧言似是於理實違者也非
徒今日之誤誤已久哉又如蔣氏藥證病原中論消
渴消中消腎病曰三焦五臟俱虛熱惟有膀胱冷似
水又曰腰腎虛冷日增重又曰膀胱腎臟冷如泉始
言三焦五臟俱虛熱惟有膀胱冷似水復言五臟亦
冷且腎臟冰冷言爲虛其餘熱者又皆言其虛夫陰
陽興衰安有此理且其言自不相副其失猶小至於
寒熱蓋殊用藥相反過莫大焉或又謂腎與膀胱屬
水虛則不能制火虛既不能制火故小便多者愈失

生氣通天論王注云
氣門謂玄府也所以
氣泄經脉營衛之
氣故謂之氣門
余加

之遠矣彼謂水氣實者必能制火虛則不能制水故
陽實陰虛而熱燥其液小便淋而常少陰實陽虛不
能制水小便利而常多豈知消渴小便多者非謂此
也何哉蓋燥熱太甚而三焦腸胃之腠理沸鬱結滯
緻密壅塞而水液不能滲泄浸潤於外榮養百骸故
腸胃之外燥熱太甚雖復多飲于中終不能浸潤於
外故渴不止小便多出者如其多飲不能滲泄於腸
胃之外故數洩也故金盡言原病式曰皮膚之汗孔
者謂泄汗之孔竅也一名氣門者謂泄氣之門戶也
一名腠理者謂氣液之隧道紋理也一名鬼門者謂

幽其之門也一名玄府者謂玄微之府也然玄府者
無物不有人之臟腑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於
萬物悉皆有之乃出入升降道路門戶也故經曰出
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
無以生長壯老非升降則無以生長收藏是知出
入升降無器不有故知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識能
爲用者皆由升降出入之通利也夫有所閉塞則不能
用也若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聞香舌不知味筋
痿骨痺爪退齒落毛髮墮落皮膚不仁腸胃不能滲
泄者悉由熱氣怫鬱玄府閉塞而致津液血脈榮衛

厚字

清氣不能升降出入故也各隨鬱結微甚而有病之
大小焉病在表則怫鬱腠理閉密陽氣不能散越故
燥而無汗而氣液不能出矣叔世不知其然故見消
渴數洩妄言爲下部寒尔豈知腸胃燥熱怫鬱使之
然也予之所以舉此世爲消渴之證乃腸胃之外燥
熱痞閉其滲泄之道路水雖入腸胃之內不能滲泄
於外故小便數出而復渴此數句足以盡其理也試
取內經凡言渴者盡明之矣有言心火氣厥而渴者
有言肺痺而渴者有言脾熱而渴者有言腎熱而渴
者有言胃與大腸熱結而渴者有言脾痺而渴者有

歸加本作功

脾如本作痺下全
臥則作以多

言小腸癰熱而渴者有因病瘧而渴者有因肥甘石
藥而渴者有因醉飽入房而渴者有因遠行勞倦遇
大熱而渴者有因傷害胃乾而渴者有因腎熱而渴
者有因病風而渴者雖五臟之部分不同而病之所
遇各異其歸燥熱一也

所謂心肺氣厥而渴者厥論曰心移熱於肺傳為膈
消注曰心熱入肺久而傳化內為膈熱消渴多飲也
所謂肝脾而渴者痺論曰肝痺者夜針則驚多飲數
小便如脾熱而渴者痿論曰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
肉不仁發為肉痿

所謂腎熱而渴者刺熱論曰腎熱病者先腰痛胛酸
苦渴數飲身熱熱論曰少陰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
故口燥舌乾而渴叔世惟言腎虛不能制心火爲上
實熱而下虛冷以熱藥溫補腎水欲令勝退心火者
未明陰陽虛實之道也夫腎水屬陰而本寒虛則爲
熱心火屬陽而本熱虛則爲寒若腎水陰虛則心火
陽實是謂陽實陰虛而上下俱熱明矣故氣厥論曰
腎氣衰陽氣獨勝宜明五氣論曰腎惡燥由燥腎枯
水涸藏氣發時論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夫寒物
屬陰能養水而瀉心熱物屬陽能養火而耗水今腎

水既不勝心火則上下俱熱奈何以熱藥養腎水欲
 令勝心火豈不繆哉又如胃與大腸熱結而渴者陰
 陽別論二陽結爲之消注曰陽結胃及大腸俱熱結
 也腸胃藏熱善消水救又氣厥論曰大腸移熱於胃
 善食而瘦脉要精微論曰瘰成爲消中善食而瘦如
 腸痺而渴者數飲而不得中氣喘而爭時發飧泄夫
 數飲而不得中其大便必不停留然則消渴數飲而
 小便多者止是三焦燥熱怫鬱而氣衰也明矣豈可
 以燥熱毒藥助其強陽以伐衰陰乎此真實實虛虛
 之罪也夫消渴者多變龍首瘡癰疽疔之類皆腸胃

燥熱熈熈水液不能復潤於周身故也或熱甚而膀胱熈熈不能滲泄水液妄行而面上腫也如小腸瘴熱而渴者舉痛論曰熱氣留于小腸腸中痛瘴熱焦渴則便堅不得出矣注曰熱滲津液而小便堅矣如言病瘴而渴者瘴論曰陽實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內外皆熱則喘而渴故欲飲冷也然陽實陰虛而為病熱法當用寒藥養陰瀉陽是謂瀉實補衰之道也如因肥甘石藥而渴者奇病論曰有口甘者病名為何岐伯曰此五氣之所溢也病名脾瘴瘴為熱也脾熱則四臟不稟故五氣上溢也先因脾熱故曰脾瘴又